

## 新发现的清黄启太《词曲闲评》

官桂铨

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（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，1980年重印）这部书网罗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有关戏曲论著四十八种，编者搜集可算完备，极受戏曲研究者欢迎，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。但是，“我国历代戏曲论著的总集”（见《集成》前记）是否只有四十八种呢？显然不是。古籍浩如烟海，隐藏在现存的古书中的曲学论著，并没有全部被发现，这就需要我们去努力发掘。

清代黄启太《词曲闲评》是最近新发现的一种戏曲论著。此书扉页前半叶中刻“松风阁丛书”。后半叶中刻“词曲闲评”，右上角刻“光绪戊申（1908年）立秋”，左上角刻双行小字：“校对无讹，翻刻必究”，左下角刻“逸翰楼藏板”。自序两叶，版心鱼尾上刻“逸翰楼丛书”，前后均无署名。正文共二十六叶，板框半叶高13.5厘米，宽9.5厘米，四周双边，八行，行十八字，写刻，每叶版心鱼尾上刻“松风阁丛书”。正文首行上刻“词曲闲评”，下刻“恕斋手著”。由此可见，《逸翰斋丛书》又名《松风阁丛书》，但是，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、《贩书偶记》、《贩书偶记续编》等均未见著录，可见此书极罕见。

《词曲闲评》作者是黄启太，又名思仲，字仲恕，号恕斋、颐园、逸翰楼主人、逸翰老人、海上钓客、玉林山人，福建晋江

人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举人，家富藏书，生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卒年未详。著有《逸翰楼丛书》，包括《逸翰楼诗集》三卷、《逸翰楼文集》四卷、《词曲闲评》一卷、《恕斋随笔》三卷、《逸翰楼咏史集》一卷、《松风阁书画跋》二卷、《逸翰楼赋稿》一卷等，均传于世。

《词曲闲评》是黄启太阅读元、明、清戏曲的评论，作者不人云亦云，有的议论比较中肯，也有新意。如说：“凡作痴儿女梦想者，必设有鸾镜重圆，雁塔归娶，方成美满因缘。此由乡曲之习见，小说家之滥套，先胶于胸间，故有此等俗笔也。世间惟俗，最不可医。”本书评论了王实甫《西厢记》、阮大铖《燕子笺》、洪升《长生殿》、孔尚任《桃花扇》、李渔《李笠翁十种曲》、尤西堂传奇、蒋士铨《藏园九种曲》、张九铨《六如亭》等，很有参考价值，当然其中也有时代的局限性。

此书扉页虽说“校对无讹”，但不尽可信。引文有的地方有增减字数，这里原文照录，遇到明显的讹误之处在括号内注明。原书分段颇细，这里除将几处较短的段落合并外，其余悉照原样。书中戏出名大都另起一行，作小标题，今合并文中，后用冒号标出，以示区别。

## 词 曲 闲 评

### 自 序

昔伯牙鼓琴，钟子期听之，粲然仰望，作而曰：“巍巍乎，其志在高山乎！”有顷复弹，即而听之，悠然远望，曰：“洋洋乎，其志在流水乎！”其知音如此，宜乎伯牙之善之也。及子期长逝，伯牙感世赏音，遂断弦不弹。高山流水，竟成绝调。

夫琴只一技耳，非仅手巧之难，即耳聪亦复不易。余囊成枯木，抚尽空弦，仅以馀事作诗，效无声之乐。矧玩词识曲，尤馀

事之馀者。篆刻虫雕，壮夫不为，无怪乎问津于此者鲜矣。因其鲜而国工远颺，宗匠乏主，遂有假途作伪以从事。如野狐痴虫一派，均为词家之障魔，海淫导俗，支流更属词林之冤孽，辞而辟之，登坛指挥，比廓清于武事，不可无此功臣也。

第独学无师，孤陋寡闻，温陵又滨海之区，平日所称雄于上庠者，不外腐烂时文，应举俗士，欲求与谈风雅之友寥寥，戛戛难乎其选。然鸳鸯绣出，从任君看，熨贴裁缝，宁无其迹？若并此而没之，是又辜负作者枉煞前修之苦心，而我不与为分明也。

自维窄眼，难厕知音，顾宴无事，幽暇恒多，属笔闲评，不校胜于饱食群居，玩时愒日乎！先师云：“不有博奕者乎，为之犹贤乎已。”末学鰕生之涉趣于斯也，亦略修闲居之馀事，不欲没先哲之苦心，如周郎之顾云尔赏曲云乎哉！

## 词 曲 闲 评

恕斋手著

词曲以命意布局为先，简净为高，而机调之凑泊，声律之敲戛，科白、打诨之步骤，尤宜生动合趣，处处经营，不可一段稍涉松懈。此惟《桃花扇》足称擅场，非仅选声练（炼）色，其布置安插，无一不臻完善也。

《西厢》结构，至《草堂惊梦》，掇然便止，正如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”令人寻绎无尽，后辈画蛇添足，狗尾续貂，辄觉到地，出乖露丑。

凡作痴儿女梦想者，必设为鸾镜重圆，雁塔归娶，方成美满因缘。此由乡曲之习见，小说家之滥套，先胶于胸间，故有此等俗笔也。世间惟俗，最不可医。奈何步趋风雅，而亦为此俗障所囿乎！增无数波澜，弥形无数秽恶，度应曲终奏雅，偏遭此触鼻欲呕之状，令人不可向迤，何不速挑惠泉山清醴，以涤腐肠也。

玉茗堂倚声选调，哀艳缠绵，可谓驱才人之极笔，尽词苑之

匠心矣。先生闲愁万种，借题抒发，原欲唤醒尘浊中醉生梦死无数迷痴，婉转柔肠，实具如许深痛。心馀《临川梦》中已曲为标出，知音之赏，定论千秋矣。若仅以丽藻幽思，零脂剩粉，矜其顽艳，是犹以皮傅目之矣。

玉茗摹描神情，逼真活现，而文笔之幽曲，又足以达之。词旨声响，新颖出色，淘洗烹炼之工深矣。宜今者共推绝调也。

第传写专属闺情，恐长狷狁浮薄之风，故总括其大纲，故为评论，不复逐节细细推敲也。

尤展成《黑白卫》一出，既不足观，《清平调》尤强作解事，以太白之才华，遇出奇逢，官由特荐，何须借状元为重。此乡曲之儇薄子造作，梦呓思想，无理取闹，直如恶乞行径，瞎撞浪冒，殊非雅音，且令半聋者掩耳而走。

展成《钧天乐》局既散蔓，词亦浪费，结尾忽托诸月姐为之媒，玉帝之赐婚，想入非非。倘钟子期闻之，定当破口失笑。以渠负名既重，辄生满假，不复深自检束，故有此猥琐见解也。以此结想，何异佛头着粪。

以展成之清才，见抑司衡，诚为枉死无城，不分皂白，又何怪填胸冤愤，触唇辄发哉。然其出中所托，登第各名，直如市井间无赖强梁，肆口漫骂矣。匪特齿颊轻薄，有伤雅道也，故余于此部全局，殊不满意。惟开章明义有“粉头儿浪按红牙，莽将军胡撞铜鼓”两语，于古今文章弊窦，悉力道破，足为晚近操觚者当头棒喝。

少时阅《桃花扇》，即深慕《燕子笺》名，未之睹也，然中心藏之矣。乙酉道经申浦，始得购读斯编，益信绝技流传，骚坛擅誉，非浪得名。君子不以人废言，何至为世唾弃，覆水难收若斯乎。第义子干儿，秽德彰闻，至于身名瓦裂，辄复效日暮途穷，倒行逆施，怙恶不悛，乱阶为梗。尘一时之白简，丛万世之丹书也。此非公论之不容，实出孽尤之自作。嗟乎！文人无行，艺苑同悲，纵令艳笔生花，芳词织锦，难销晚盖之愆，只益终身

之玷而已。姑录其尤雅者，以供谈藪。

《家门》一出：“老卸名缰拘管，闲充词苑平章。春去秋来酒樽香，烂醉莫愁湖上。燕尾又如翦，莺歌全副偷簧。晓风残月按新腔，依旧是张绪当年情况。”圆老欲借词家自贖，斯剧即隐隐摹写自己境地，轻倩宜人，不增不减，如初写《黄庭》，恰到好处。“杨柳岸”不是过也。

《约试》出：“池柳含英，山花绽锦，些儿春到琴心……。芸窗下，寒香晴雪，笺释《送穷文》。”如斯吐属，宜《桃花扇》推之为仙吏文彩也。诵至“才人自古皆无命”，直令普天下读书种子放声一恸。

《授画》出：“十年青鬓，忧国尽成霜。……樽鲈飞梦到江乡，镜湖投老，未许遂归航。”摹写老成清望，知止不辱，有疏广受志意。圆海若解此，何致居心患得，失足误投乎！下笔时，想应自搔首踟蹰，愧死无地矣。

余尤爱其“醉春乡花里传觞”，“春光，合宅齐欢赏，真不羨神仙蓬阁”各等语，锦心绣口，字字名贵，非俗笔所能梦到也。

《偕征》出：“曙色长途，炊烟一缕孤。你看板桥霜迹，我不是后栖乌。”

《写像》出：“风流贪看杜陵花……。旧日章台，重来系马，权时闲话湖山罅。”“酒阑风冷月初斜，刚就枕恼杀林鸦。行两（雨）梦酣，卖花声聒，觉晴风小，透钩帘下。”多生绮语，如许清才，可谓牙齿灿花，响逸金荃矣。

“〔小旦白〕陋苍茅檐，怕不是汝看花人住的所在。〔生白〕只是一朵解语花，饶他踏遍曲江，也没处寻得。〔生白〕与这画上明妃，分明一个粉扑儿，不差甚么？〔小旦白〕诸般不像，只是桃花薄命，流落平康，也与出塞的苦没甚差别！”以笔代舌，肖吻肖神，故作伤心语，尤为婉挚痛切。

《写像》中，如“绝代玉无暇（瑕），为卿卿特地淡扫铅华，半天风韵，依然人面桃花。”“琴心岂负当垆寡，再休题浪酒闲茶。”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，宜当时才人皆推为不凡之笔也。“画中人又好做人中画，分明活现巫山，藐姑权放神仙偃”。文人文心，窈妙至此，活色生香，逊其妍丽矣。

《骇像》出：“春来何事最关情？花护金铃，……小楼睡起倚云屏”。“春光九十过将零，半为花嗔，半为花痛。梁间双燕语星星，道是无情却是有情。”如莺簧婉转，情韵缠绵。

《写笺》出：“甚风儿吹得花零乱，你看双蝶依稀见。”只两语耳，而神情栩栩欲活。

《入幕》出：恩如君父，何止一饭。乃言“一饭君恩老不忘。”纲常最重处，开口便错。即此一语，已见阮圆（海）肺肝矣。“匣中虹气指天狼，盾鼻墨草推飞将，如此英良，真是中原麟凤。”气盛言宜，大笔如椽，殊令旌旆飞扬。

《忆闺（闺忆）》一出，语语烹炼，有敲金戛玉之响，有风零霜悴之声。“扫不净香闺落燕泥，伤悲！挽不断雕窗挂网丝。”“红焰双花，怎照孤衾睡。”各词均幽雅绝伦。

《劝合》出：如“泪来惟有脸，愁至不知心。”“与受恩深重便为家。”皆直从心坎中曲曲传出。

《平胡》出：仓猝间而订婚姻，即逼行合卺，虽在军中，亦未便草率至此。此小说家习套也。

《招婚》出：“鸟雀空啼紫玉烟。”“眼睛打荡心迷乱。”“人中画与画中人，伯阶（嗜）故伯真难辨。天边遥听一声鸿，梁间怕听双飞燕。”刻意写出，拍节绝紧绾合，题旨处尤妙造自然。

《笺合》出：“心事难详说，想到自家根节，秋至也，兀自个春鹃啼血。”末二意沉挚，而语尤妍炼。“且待款洽些时，从容细说。”此是新婚后语，是真实语，是真情语。

“被鸚鵡窗前巧翻舌，惊醒后馥音犹惹。”“似娇生一例无差别。”“似水中捞摸天边月。”“巧丹青合种下风流孽。”

“从今后，两情一倍添疼热。”以上均真切婉挚，合煞合腔。

“〔尾声〕这像画人儿入手也，那画像人儿知何住歇。”婉转写神，笔曲而达，具见良工心苦，又妙在一片浑成，不涉牵强。

《辨奸》出：“九重炬撤金莲焰，百花影转玉阶砖。”《迁官》出：“云开紫阁千峰曙，雪卷黄河八月涛。”此两联固是名句，但嫌似诗，品格不合词腔。

“莲花仙掌日华高，角声吹起雁痕高。”二语调高响逸，与《西厢》“梵王宫殿月轮高”、《六如事》“琅璈振响碧云高”，堪称异曲同工。“把贾女香从隔院飘。”此语尤巧思绮合，藻不妄抒。

《奸遁》出：“果然作美，见亲开二字，不胜之喜……。我最爱是亲字儿，待开来。”词与白皆传神入妙，尾三字尤肖口吻，颊上添毫之笔也。此一出隐隐讥嘲，世人不去爬龙门，却来钻狗洞，然究是当头一棒，暮鼓晨钟也。

《双遁》出：行云托言表兄妹，极为可笑。从来婁子于相知者，每呼为契兄，则以以（此字疑为衍文）婁妹而认作表兄，真实不错。（见马湘兰为王百谷画，题曰“百谷契兄”。）

“〔小旦白〕请他到爹爹衙中会罢！〔外白〕何妨！既是至亲中表，就在这里会也使得。”（既见之盾，又哭又笑）“〔生白，指小旦介〕这就是〔又不言介〕〔外白〕就是谁？”皆肖吻肖神。“〔外与末说介〕果然作人极好，不像那样人家出身的。”此一段亦极合，不但为云出脱，亦略略为东床顾些身份。

“〔末笑介〕只有一件，小弟收了飞云做女儿，屈了令爱几分。年兄认了行云做女儿，也略略难为老年兄些。”前此一扬，此处又故作一抑，虽是打趣，仍自出言有章，合腔合拍也。

“闻（问）藁砧山外有山，这红丝何必牵来又牵。……恐你

别路风流，忘了正道因缘。”此数语即隐为《诰圆》伏笔。虽略见怪意，仍不撚酸泼醋，这才是端重举止大方家数也。

《诰圆》出中两女的名却就词中点出，如此披佛，分外耸动生色，结法亦极周密。

历来词曲家毛病，多便是拖泥带水。此部却干净无杂沓赘累处，宜并世词人都推奖及也。孔雀虽有毒，不掩其文彩。吾爱之，吾仍惜之矣。

《桃花扇·哭主》一出，词高调响，淋漓悲壮，具如许沉痛，虽铜琶铁板唱大江东无以尚也。

《骂筵》一出，以小人而趋奉小人。梦中说梦，每不自知其丑，偏就他口中曲意道出，愈见恶态，即无异自家供状，此刺骨诛心之妙也。而正意却于香君唱中先行透露，读至“声声骂，看他懂不懂。”伟词自铸，动魄惊心，虽掩映兀自分明也。

《投辖》一出：“你看城枕江水滔滔，鸚鵡洲阔，黄鹤楼高，鸡犬寂寥，人烟惨淡，市井萧条，都只把豺狼喂饱。”描写得雄藩重镇，世乱年荒，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河山之异，新亭痛哭，无此凄惶矣。

“俺是不出山老渔樵，那晓的王侯大，宾客小，看这长枪大剑列旗门，只当深林密树穿荒草。尽着狐狸纵横虎咆哮，这威风何须要，偏吓俺孤身客，无门跑，便作个长揖儿，不是骄。〔拱介〕求饶！军中礼，原不晓。〔笑介〕气也么消，有书函，将军仔细瞧。”全曲嬉笑酣畅，摆脱洒落，活画一说客神气。

其责宁南处，直揭心坎，侃侃不可，可补正史之缺。“你坐在细柳营，手握着虎龙韬，管千军，山可动，令不摇。饥兵鼓噪犯天朝，将军无计从他自去逍遥。这恶名怎逃？这恶名怎逃？说不起三军权柄帅难操。”此曲跌宕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，义正词严，不减春秋斧钺，孰谓小说家无特笔乎？其科白打诨尤觉处处出色。《哄丁》、《侦戏》两出，尤分外凑趣，刺骨诛心语仍自

隽妙颐。如此方合词曲腔吻。“惟让我老赞礼，打你一个知和而和的。”大概是乡谈嘲胡须语。余屡次询问江宁人，皆不知为何语。惟山东一友言是彼地土腔，鄙簿（薄）胡子之笑话也。

《桃花扇》各词无一不工，无一不净，无一不凑泊。苦心研炼，拍节绝紧，极才人之能事。

《藏园九种曲》词旨皆佳，惟《雪中人》笔最简净。《临川梦》布局散蔓，位置夹杂。《香祖楼》、《一片石》尚觉经营，然未为聚精会神之结构也。《冬青树》、《桂林霜》二出，却亦敲戛研炼，但声情未尽激越，词意未极沉挚。倘出云亭山人手笔，当更高唱入云，分外生色。

《李笠翁十种曲》恶孽魔障，纯是饿鬼畜生道变相出来，无一超脱世界者。以此填词，直与沿街乞食莲花闹无殊，真是风雅之厄。

李渔一生著作，绝少雅音，非惟不容附庸妆点也，即所刻《一家言》备极猥琐错杂，龌龊芜秽，以缙绅盛会而侈谈床第狎褻之事。自问居何人品，而彼竟津津乐道，昌言无忌。此真衣冠之败类，名教之妖凶。坊间有此板，地方官亟宜追搜劈毁，勿污人目，勿荡人心，庶足以振颓风而挽恶俗。左文襄严禁流传，非无见也。

词曲至李渔，猥褻琐碎极矣。如杂种委巷小家鬼子，而目青黑，衣冠蓝缕，无足比于人数，故不复置褒贬也。

《西厢》尽有佳处，但嫌淫荡越礼，卓文君钻穴，何如鲁男子闭关。如其始乱终成，已玷门楣之雅望。倘更先污后弃，长渐缺憾于毕生，国人贱其逾墙，亲友贻为笑柄，口实争传，江流莫洗。以斯败检，难诮风流，若复奖美涓声，嘉褒浮艳，是直煽狂且之焰，扬桑濮之波，妖冶愈滋，轻佻愈肆，非所以展轮大雅，树表伟坊也。

心馀《临川梦》布局虽嫌蔓散，然能道破奸谄丑态，使充隐

者无所容身，煞有关名教之笔。读至尾声：“妆点山林大架子，附庸风雅小名家，翩翩然一只云间鹤，飞去飞来宰相衙。”真令后之称征君者，塞耳掩鼻，闻风唾弃矣。所谓“彼能瞞的天下后世，不能瞞的老夫也”。

词曲中命意之高，选词之雅，无过张紫岷先生《六如亭》。观其第一出，词芽声价，早自评定矣。“欲唱残红花褪曲，怕断肠惹得啼莺恼。”“天涯潘鬓惊秋早，恨频年青山红粉，伤心人老。”“水阁萧萧听夜雨，搅碎一湾寒蓼，禁四壁蛩声催晓。”如此清隽妙语，却自落拓无聊中得之，此花农先生自慨也。

观其词芽数语：“最憎魔障堕，荒诞粗俚，妄附白、王托关、马，宜出入诗词丽句，清机别具风流致潇洒，是千秋一种绮文章，请准正声，无惭大雅。”此是先生绣出鸳鸯苦心为，分明便已金针暗度也。

“望阙依然红日近，移家只隔青山外。”“署当年元祐罪人名，孤臣在。”能将坡翁心事口吻，曲曲传出。“只堂堂大节，滚滚长江，不被沙淘坏。”胸次不凡，气概迥别。

《偕迂》出：“头纲茶，检点生哀，金莲炬，凄凉难再。只摩残诗本，着破衫甚矣，吾生备。”“雄姿俊气未沉埋，晚节犹储报国材。如今小家室间冠带，这团圞尚荷君王赉，千里月，恰同侍。”词旨音节婉转曲赴，如初写《黄庭》，恰到好处，与茗生九种曲并垂不朽。

“清福文章生带来，含教妒得奸臣坏。”造句新警奇创，语妙天下。

《经旨》出：“莲花不禁污泥蒂，桃花不下东风泪。”信手拈来，都成妙谛。当前指点，即证上乘，是打破蒲团，现身说法者。

《慕才》出：“真气浩云霄，今古图书任挥扫，满行间字里都是琼瑶。没惹粘儿女心情，尽拍打英雄材料，自华严法界，淋

滴出影子。山河放倒。”摆脱洒落，词气淋漓，毫发无遗憾，波澜独老成，二语堪以移赠。

“谁怜他嬉笑风流，都出自真诚忠孝，应教买尽平原绣，奉作珠龛尊老。”赞叹处已无剩义，备极倾倒，又妙不词费。

“结心香浓处一样清高。”把空山冰雪肝肠，配阆苑神仙才调，只愁惊得天花下影，作素云飞了。”用梅花比拟，命意极超，措词极高，非寻常俗艳所能仿佛也。

《再贬》出：“遮天巨手黑云浮。”“暗里使戈矛，依旧是熙宁传授。”为传法护法一班群小舞弄机械陷阱者，特地写出，如见肺肝。好在以简括一二语道破。

《岭遇》出：“焰腾腾，破不开的愁阵；乱纷纷，回不转的天运。”写透破坏时局，惨惨遭遇，有令人不堪回首，黯然消魂无尽处。

《仙导》出以清华妙转之笔，写空灵漂（飘）渺之词。真如五彩卿云，半天游漾。“把一片软青山醉来眠去。”跌宕磊落，潇洒不群，非坡仙那有此俊逸者。

《许壻》出：“万古刚肠，今番脆了。”“稳选红丝，把清风明月来系绕。”历来陈陈相因情绝，一概抹倒。剧本中解此，便能出类拔萃。

《联桥》出：“雪浪浮天，虹舟万索穿，日斜水上苍龙偃。”词调高华轩厂（敞），响遏行云。

《湖寿》出：“软东风吹透词人痒。”“卷苍烟，十万琅环响。”下语新颖，发前人所未发，玉茗堂有其绵丽，逊其高逸。

“借纵横醉乡快淋漓，酒狂洗蛮天一片。湖山萃，笑百年三万六千场。这风流非胡撞，便重来不妨尽此来，莫忘看东山月儿上。”名章俊语，绎络腕下，以此配坡翁手笔，真堪樽俎千峰，笙簧万籁矣。

《栽茶》出：“夕阳相妒下春江，载离愁，刚刚一舫。”清

言屑玉，异样新警。“我辈若无情，天地古今都无光彩。”余谓此是大才人，才有这涵山负海胸襟。

《建亭》出、《写经》（出）：“问如来，许伤心不许。”有如此名隽语，料菩萨亦应低眉。“惨西风，黄云绿芜；闪秋水，败荷残露。”就眼前情景，描写得无限凄其，伤心满目。“使文章气节都无据，怕此时青山笑予，问几时山灵会渠。”得大解脱，毫无滞机。“打开一片光明处，借摩诃真旨，写慰贤姝。”借字妙，慰字尤妙。“墨飘慧海和愁去。”字字清妍。

“笑致魄还魂，事太荒诞，都是些野狐狸痴虫语。”真为幻想俗障，打开觉路矣。“护桃花，五色鸳鸯土。”“绮思藻采绣错生新。”《写经》出：“受勾天魔扰，都为浮名赚。”真乃勘透一切，空诸色相矣。

《露意》、《迟议》两出：“老天公恼我慧心芳，因此阁东风，不把春寒酿。”灵心慧舌，隽妙乃尔。“老天公疼不着花情性，孤芳欲语羞自呈，怕惜花人反增花病。”“情到痴时天难管，也索要把女孩儿稚力争。”以上幽情绮思，于凡蹊中力辟新径，宋元人无此深隽慧丽也。《露意》与《迟议》二出，皆不呆俗，着相不殀薄伤雅。

《题亭》出：“松涛竞响，似仙乐琤琮，加陵声爽。问千古枯坟，谁受得词人殓。”“罗浮无恙，淡云微雨，精灵来往。愿名士佳人，长把湖山掌。忆仙官在那乡，拜孤莹，尚吾党。”以清俊之词，祭扫供养。殊足令绮土生香，名媛含笑，湖山增色矣。

“苦阎浮下界，昼冥冥，闹膺腥，红尘一阱。”奇警独辟，得未曾有。“是慧业文人忒煞灵，打通俺人天境，销磨他伤感情，空到无文字，作菩提证盟，又勘破一部《金刚般若经》。”超脱空灵，有此妙解，的是慧业文人，虽赞东坡，无异自道矣。

“便付蝼蚁乌鸢，算滚山河一影。”绝大胸襟，慧眼慧舌，乃有此空灵奇创语。

《海梦》出：“枯坟荒草横幽影，纸帐孤衾耐峭寒，空悽惋。叹梅花寡又鰥，把鹿胎斑点，作泪痕斑。”坡翁咏《西江月》，隐寓幽悼。以此较之，视前作尤分外沉痛也。

“空眼放重霄，积水浮，天昏晓，九州包外，青痕一线飘渺。双单环道，杳冥冥赤黑知谁考，请踏他一朵莲花，足游遍十洲三岛。”波澜壮阔，调高响逸，如大声发于水上，才人学人一齐俯首，倘髯翁见之，定当诧为奇才也。

“琅璈振响碧云高，珠袖霞裙佩褱，鸾翔凤翥，衬风鬟雾鬋，偏俏洞庭轩乐，浩漫漫八九吞来小。再休歌，贵王还宫，这才是钧天仙调。”此调亦瑰奇伟丽，惟首句以下，尚不免有弩末之嫌。此由力量不济，衬风鬟句尤嫌小样也。

《贞殉》出：“情到太真翻变孽。”“教我越解越痛结。”“真感死了普今古才人。”此数语纯从心坎中流出，眼枯泪血，逊此沉挚。

洪昉思《长生殿》词典雅妍丽，真不减《桃花扇》。其摹写明皇同川而浴，荒乐败道，足使后之君人者引以为戒。粗莽儿、急色鬼遇见妖冶，如饥狼饿虎，恨不一肚吞下，此固登徒之恶趣，难夸宋玉之风流。然尤物虽能移人，倾城每出哲妇，君临天下，求无不获，惟当先忧后乐，惜此寸阴，何事把良夜欢情细讲乎？黄子读曲至此，不禁喟然叹息曰：“明皇之志荒矣。如斯良夜，不以精神用之国事，细讲治道，而不独于床第猥褻鄙琐，着意研求，此岂复成君德哉！”传曰：“天之爱民甚矣。”岂其使一人放肆于民上，以纵其欲而弃天之性，必不然矣。况复败伦伤化，蹈雉奴淫昏覆辙，其得免于身危国灭，幸也。其仓皇出走，烽火惊心，霜露蒙尘，宜也，非不幸也。

雷海青发愤一语，尤令当时从逆诸贤汗颜无地，着意透出有关名教，乐工如此，馀外愧死矣。此是衣冠格言，不得以曲子科诨目之。

填曲虽属诗家外道，然寓意必高，措词必隽，结调必响，三者备而能事毕矣。

顾沿波溯源，元以前犹合为一，至院本盛，遂分道扬镳矣。

余于此途本属门外，兼以海滨僻处，尤隘见闻，孤陋之讥，方隅之限，诚不免焉。姑就流俗所传，择其尤雅者妄加月旦。虽观小道，乃寓大间。倘有知音，当不以斯评为河汉也。诲淫导俗，避之若浼。惟祈风雅君子，助其不逮，引绳削墨，以副倾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福建省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

## 明末小说家邓志谟是江西人

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据日本所藏明刻本排印了“竹溪散人邓氏编”《吕仙飞剑记》小说（被收入《八仙全书》），“出版说明”中说：“竹溪散人即明末著名小说家邓志谟，又号百拙生、竹溪生、饶安人，小说著作甚丰，如《铁树记》、《咒枣记》等多种，亦长于戏曲。可惜，对这样一位多产的神怪小说家及其作品，我们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。”其中“饶安人”前面的顿号显然是排印错误，应该为逗号。否则一般读者会以为“饶安人”也是邓志谟的又一别号。其实，饶安是地名。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云：邓志谟“所著书多自署饶安人，今不详为何地（疑江西饶州府安仁县）。尝游闽，为建阳余氏塾师，故所著书多为余氏刊行。”

饶安在哪呢？明刻本《新饒天下时尚南北新调》（收入《秋夜月》）下面题署为：

|    |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|----|
| 豫章 | 饶安殷启圣 | 汇辑 |
| 闽建 | 书林熊稔襄 | 绣梓 |

豫章即江西，可见饶安在江西境内。又《飞剑记》和《咒枣记》均题“安邑竹溪散人邓氏编”，那么，邓志谟的籍贯只能是江西县名中首带“安”字的县，并且还要和“饶安”这个名字相符，故据此可以判定“饶安”是江西饶州府安仁县（今余江县）。可见孙楷第先生的推测是对的。

·官桂銓·

詞曲閒評

恕齋手著

詞曲以命意布局為先簡淨為高而機調之湊  
泊聲律之敲戛科白打諢之步驟尤宜生動合  
趣處處經營不可一段稍涉鬆懈此惟桃花扇  
足稱擅場非僅選聲練色其布置安插無一不  
臻完善也

西廂結構至草堂驚夢掇然便止正如曲終人  
不見江上數峰青愈令人尋繹無盡後輩畫蛇